

任我江海 寄余生

苏轼词传

孟康〇著

烛下花前，
曾醉离歌宴，
世事一场大梦，
走遍人间，依旧却躬耕。
问书生何辱何荣，
一蓑烟雨任平生，
补残词，
漏残梦。

苏轼 | 天生健笔一枝，自成江海



知
秋
书
系

苏轼——天生健笔一枝，自成江海

任我江海 寄余生

——苏轼词传

孟康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任我江海寄余生：苏轼词传 / 孟康著. -- 北京：
现代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143-5975-6

I. ①任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苏轼（1036-1101）—
传记②苏轼（1036-1101）—宋词—诗歌欣赏 IV.
①K825.6②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57113号

任我江海寄余生：苏轼词传

著 者 孟 康

责任编辑 杨学庆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（传真）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975-6

定 价 38.00元



目录
CONTENTS

苏 轼 词 传

前言 有一种江海叫苏子 / 1

第一章 离歌少年狂 / 5

1. 烛下花前，曾醉离歌宴 / 7
2. 江上哀筝遣谁听 / 12
3. 十年生死两茫茫 / 17
4. 佳人言语好，不愿求新巧 / 23
5. 乐而不淫，是为才子 / 28
6. 唯有朝云能识我 / 33

目录

CONTENTS

苏

轼

词

传

第二章 苏子呼朋醉 / 39

1. 故人不见，旧曲重闻/41
2. 亦师亦友老仙翁/47
3. 竹溪花浦曾同醉/53
4. 诗人相得古来稀/58

第三章 悲欢共手足 / 65

1. 二陆初来俱少年/67
2. 明月几时有/73
3. 此生此夜不长好/78
4. 世事一场大梦/84



苏 轼 词 传

第四章 身如不系舟 / 91

1. 不做世间闲客 / 93
2. 亲射虎，看苏郎 / 98
3. 不忍轻别是徐州 / 103
4. 寂寞沙洲冷 / 108
5. 天涯何处无芳草 / 113
6. 身如不系之舟 / 119

第五章 快哉明月夜 / 125

1. 爱江山，不爱虚名 / 127
2. 遥想公瑾当年 / 133



目录

苏

轼

词

传

3. 我欲醉眠芳草/139
4. 快哉亭上快哉风/145
5. 谁道人生难再少/150
6. 人间有味是清欢/155

第六章 青山留不住 / 161

1. 归去青山不易得/163
2. 使君原是务农人/168
3. 走遍人间，依旧却躬耕/174
4. 觉今是而昨非/180

第七章 何处安我心 / 187

1. 一场大梦何时觉/189
2. 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/194



苏 轼 词 传

3. 长恨此身非我有/200
4. 又得浮生一日凉/205
5. 此心安处是菟裘/210
6. 问书生何辱何荣/215

第八章 花雨入梦来 / 221

1. 水晶盐，为谁甜/223
2. 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/228
3. 人比橘傲/234
4. 花前对酒不忍触/240
5. 万重云外有征鸿/246
6. 一蓑烟雨任平生/252
7. 补残词，漏残梦/258



前言

有一种江海叫苏子

苏轼是世间不可无一，但难能有二的天才人物。他集儒生、文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画家、建筑师、酿酒师、佛教居士等于一身。生前与三教九流游戏，死后被三教九流尊崇，所谓“大苏死去忙不彻，三教九流都拽扯”。

从东坡身上，能读出北宋的味道。这是一个精致典雅的朝代，一个逞才斗巧的朝代，这是一个在沉思中追求新趣的朝代，这是一个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朝代。东坡只能属于北宋，就像阮籍只能属于魏晋，李白只能属于盛唐。

东坡不刻意为文，而文绝千古；不刻意为人，而名重九州。他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

于所不得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”这是东坡的文章之道，亦是他的人生之道。

于散文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；于诗，他站到了宋诗的最高点；于书法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京合称北宋四大家；于绘画，他最早提出文人画概念；于词，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……东坡的创造力让人羡慕而惊讶，赵翼说他：“天生健笔一枝，爽若哀梨，快如并剪，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。”东坡自己也毫不谦虚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。在平地滔滔汩汩，虽一日千里无难。”

自成江海的他，随意施出一瓢，便能灌溉许多田园。但他最成功的作品，不是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不是《赤壁赋》，也不是他画的墨竹，而是他自己——他那丰富而别有趣味的人生。

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，在有着浓厚“彰善瘅恶”传统的中国，一个人死后即自动成为楷模或者箭靶。从功利角度看，史书留名是对生者的警诫，即使皇帝也要惮忌史官手中的那支笔；对死者来说，这也是生命价值的再次体现。

东坡不幸，一生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。但后人却因东坡的不幸而幸。假设东坡逢圣朝，遇明主，无灾无难到公卿，生前尊显富贵，死后备极哀荣，那么世间不过多了一位能诗善词的富贵闲人，而错失的将不可估量：黄州东坡荒砾的田

地里，生长着在厄运中保全自我的法门；惠州瘴气弥漫的林间，散布着从悲痛通往闲适的路径；儋州卑湿蒸溽的天地，潜藏着“习而安之”、无失无得的人生哲学。

更凑巧的是，他没有一直倒霉，中间还走过几次运——“三入承明，四至公卿”，命运多番捉弄，可不如此东坡便没有条件演绎什么叫宠辱不惊。

东坡应对苦难和迫害的心灵资源来自于：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、老庄对有限时空的超越和禅宗的平常心。东坡把它们糅合起来，言传身教，传授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林语堂最懂苏东坡对中国人的意义，他说“一提到苏东坡，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”，这句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。

关于东坡的词，常人都以“豪放”称之，仿佛东坡所作全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“大江东去”。可是如果翻一遍他的词集，会发现这种印象与事实相差甚远。其实王国维的评价才贴切：“东坡之词旷”。

旷，才是苏词的最重要特点。东坡的清旷之气，让本为“艳科”“小道”的词，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”，使人“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。”从此，词方可登大雅之堂。

有真性情，方有真文字。元好问说东坡词是“性情之

外，不知有文字”。他就像口无遮拦的孩子，心中所想，都流入笔端。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，到了词中，全成诗意图。读东坡词，可以爽口，可以怡情，可以遣怀。

第一章

离歌少年狂

情多而不乱，见美而不淫，东坡就是这样的男子。

1. 烛下花前，曾醉离歌宴

一斛珠（洛城春晚）

洛城春晚。垂杨乱掩红楼半。小池轻浪纹如篆。
烛下花前，曾醉离歌宴。

自惜风流云雨散。关山有限情无限。待君重见
寻芳伴。为说相思，目断西楼燕。

那年那日是唐朝，那君那人是玄宗。

时唐明皇在花萼楼，恰逢外使觐见，奉献颇丰，遂命贴身太监从贡物中取珍珠一斛，悄悄给梅妃送去。一斛者，十斗也。这位“尤知音律”的“梨园鼻祖”，同时命乐府官用新声谱曲，名“一斛珠”。该词牌名由此便传开来。

梅妃者何人？梅妃不姓梅，而姓江，名采蘋，开元年间

被选入大唐后宫。妃淡妆明秀，慧敏能文，又性喜梅，于是唐玄宗赐名“梅妃”，宠爱有加。很合情合理、合乎剧情发展的是，梅妃遭杨玉环妒忌，被迫迁居上阳东宫。玄宗思念梅妃，在夜里灭烛召见，被杨妃发觉，引起风波。之后乃有上述“一斛珠”的典故。结果如何？梅妃并不领情，写诗答道：“柳叶双眉久不描，残妆和泪湿红绡。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”珍珠乃是无情物，怎慰朝朝暮暮心？

这是宋人传奇小说中记载的故事，未必全真，也未必全假。苏轼这阙《一斛珠》，乃是同样不真不假却有情有义有韵味的妙品。

情之于诗词，就像茶之于水，不可或缺，但难以捉摸。诗词中的情，往往难以确指，于是就难坏了各朝各代有考据癖的索隐派，大家各执一词，各有其理，却难定于一。以这首《一斛珠》为例，有人认为苏轼是追忆旧友，有人认为是怀念新婚妻子王弗。为故事的美丽起见，从后解。

这年（宋仁宗嘉祐元年，即1056），二十岁的苏轼与父苏洵、弟苏辙一同离蜀赴京赶考，过关中，至洛阳时正当（闰）三月，乃暮春时节。

垂杨生绿，已可成荫，半掩红楼，摇曳参差。小池清浅，波纹如篆，如斯美景，谁人顾盼？景动人心，瞬息万里，他年他月，烛下花前。不醉美酒醉离歌，何时执手再重

说？风流已散情不散，他日寻芳君为伴。此情此景谁可拟，斜阳一半西楼燕。

两年前，苏轼与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成婚，当时苏轼十九岁，王弗十六岁。这桩婚姻当然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为什么要结婚这么早？其中有父母的深远之虑。苏轼、苏辙兄弟快到二十岁的时候，家里就筹备让他们进京赶考了。可赶考之前，要把婚姻大事解决了。因为他们若是未婚进京，并且一考而中，就有可能要娶外地老婆了。

北宋年间有一种求婚习俗，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，每年都眼巴巴地等着考试出榜，榜单一下，便立即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。所以科举考试的季节，就是婚姻大事活跃进行的季节。作为父母的苏洵夫妇，觉得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，知根知底，要比迎娶哪个不了解的京都富商千金要好得多。于是就有了苏轼与王弗的婚姻，以及第二年苏辙和另一位本地姑娘的婚姻。

父母之命，未必全错；媒妁之言，未必不美。先婚姻后爱情，亦可成为一种美丽与浪漫，甚至更有可能化成朝朝暮暮的陪伴、年年岁岁的依念、生生死死的爱恋。

每一份真挚而深沉的感情，起点都是漫不经心的偶然，而结果与起点却没有那么吻合。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，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”般的爱情，固然充满野性、新奇、刺